

# 中亚东干文学语言论纲

常文昌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将西北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尤其书面语言是东干文学最显著的特点, 以此作为参照系, 同中国现当代书面文学比较, 发现中国最受推崇的俗白文学, 同东干文学的口语化相比, 都有距离。由此对中国作家的口语化无疑要打一个折扣。论文对东干拼音文字、对东干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语言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东干文学; 语言; 口语化

**中图分类号:** I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351 (2017) 03-0058-05

在世界华语文学中, 东干文学语言是独特的, 与其他地域的华文文学语言有较大的差别, 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参照, 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 本文想提纲式地提出一些问题, 供学术界参考。

## 一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 东干文学解决了中国人没有解决的两大难题: 一是拼音文字的创制, 二是文学的彻底口语化。

中国汉字拉丁化, 远一点, “五四”时期也有倡导者, 再远一点, 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 他们用拉丁字母等拼写汉字。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 但是, 中国的倡导者缺乏实践。

东干人的汉字拼音化却成功了。东干族1928年创制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字, 1932年创制拉丁字母文字, 1954年创制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拼音文字, 在东干人那里却变成了现实。拼音文字的创制, 大大促进了东干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发展。东干人创办了东干文报纸、杂志, 出版了东干文书籍, 还编写了《东干文识字课本》。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能像我们读汉字一样流利地朗读东干文。文学作品, 也能用东干文写得那么奇妙, 这真是海外华语文学中的一个奇迹。对于汉字失传的东干人来说, 拼音文字成了保存东干语言、东干文学及东干文化的有效载体。

汉字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 不可失传。

但是东干人的拼音文字却承载了丰富的文学和文化信息, 这是东干人的一大贡献。东干文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 其弊端是毋庸讳言的。汉字同音字多, 如同音字最多的发音是yi, 四个声调合起来, 据《新华字典》2014年第11版, 共收148个yi, 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共收yi的同音字166个。一般来说。同音字放在东干文本里, 是可读的。读东干文小说, 几乎没有多大障碍。而读口歌口溜, 就会产生歧义, 这在下文中还会举到具体例证。

## 二

“五四”以后, 白话取代了文言, 可是现代白话文始终没有脱离书面语言的影响。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 都受过书面语言的训练和熏陶, 即使最口语化的作家, 也没有人能摆脱书面语言的影响。东干作家, 没有受过汉语书面语言的训练, 在他们的作品中, 汉语书面语言荡涤得一干二净, 是最彻底的口语化的作品。以老舍《月牙儿》和阿尔布都东干译文《月牙儿》为例, 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

《月牙儿》原作经俄文再转译成东干文, 总体上看, 是出人意料的成功。除了极个别地方俄文有翻译不出的, 东干文也翻译不出; 令人惊异的是有的地方, 东干作家阿尔布都译文比老舍原作更形象更生动, 翻译过程又不乏译者的创造, 体现了东干语言即陕甘方言的艺术魅力。

先看极个别地方译不出原味的。首先, 诗的难译是普遍现象, 可以理解。老舍原作有一句“小鸟依人”的诗, 俄文译不出原诗韵味, 东干文依俄文

收稿日期: 2017-03-06

作者简介: 常文昌 (1947-), 甘肃镇原人,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也译作“把我和小鸟一样的比哩”，失去了原文的诗词韵味。其次，文言文也无法原封不动的转写，原作“焉知”，东干文译作“还不知道呢”。第三，新术语，东干人多用俄语借词，如不用借词，与汉语新名词距离就比较大了。老舍原作“我要浪漫地挣饭吃”中的浪漫，东干文译作“滴流”。原作“我缺乏资本”，东干文译作“到我上太难得很”。像以上所举的译不出汉语原味的只是极个别词语。

阿尔布都乃是东干语言艺术的高手，他的译文依据吉什科夫俄文译文，吉什科夫的翻译认真严肃，忠实于原作，东干文整体上忠实于原作，但也有译者的创造。某些地方比原作更形象，更蕴含曲折之意。在老舍一般性描述的地方，译文更形象之处颇多。如原文父亲死了，“大家都很忙”，东干文译成“都乱黄子掉哩”。鸡蛋的蛋清与蛋黄本是泾渭分明，但是受到强烈的震荡后，就混在一起，分不清蛋清与蛋黄了，西北人叫乱黄子。生活中当失去平衡，忙乱的没有头绪时叫“乱黄子”。显然后者将一般性叙述“很忙”加以形象化。又如原文一般性叙述“我对校长说了”，东干译文为“我把这些事情一盘盘儿就给我们学长端给哩”，也是更为形象化的译文。显然，将一般性的叙述，译得更为形象，往往字数也增加了。可以体会到，东干译文总是力求形象化，如原文“等七老八十还有人要咱们吗？”吉什科夫俄文将“七老八十”译为“老太婆”，而阿尔布都东干文则译为“老掉哩，豁牙半嘴的，谁要咱们呢？”以“豁牙半嘴”代替“老太婆”、代替“七老八十”更注重形象。有的地方，译文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更为准确，更为精彩。如原文我“恨妈妈”，阿尔布都译为我“见不得我妈”。虽然意思相近，但程度有差别，“见不得”比“恨”要轻一些，译出了对妈妈的复杂感情。又如“我有好些必要问妈妈的事”，东干文译成“把她心呢的事要透问的来呢”，这里西北方言中的“透问”比一般的“问”更传神，更贴切。“透问”的含义，往往是对方不想说，而通过婉曲的诱导，使其不知不觉的说了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是阿尔布都翻译过程中的神来之笔，令人叹服。

如何认识东干文学整体上的口语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作品口语化的差异，我们惊喜地发现了《月牙儿》的东干文本，将其与老舍原文比较，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不仅对东干语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口语化程度也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东干作家彻底摆脱了汉语书面文学的影响；中国作家，即使自觉的倡导口语化的作家也无法摆脱汉语书面语的影响。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中国作家的口语化是要打一个折扣的。

### 三

东干文学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东干民间口头文学，另一部分是东干作家的书面文学。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研究东干语言的学者，多从东干语的田野调查入手，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有少量的还涉了及东干民间文学的语料。但是，似乎忽略了东干作家的书面文学语言，这是一个缺陷。

十娃子和阿尔布都等作家的书面文学作品，代表了东干语言的最高成就。尤其是小说语言，对语言学研究更为重要。我曾写过这样的体会：“天生阿尔布都，就是让我们领略东干语言的艺术魅力。”一般中国人觉得东干话有点土气，而十娃子和阿尔布都等东干作家，却把东干语言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有人认为，东干语太白，缺乏艺术表现力。这种论断，是缺乏根据的。不妨引用阿尔布都创作中的一个例子——小说《头一个农艺师》中对东干人跳舞动作的一段描写：

拖拉机手穆穆子一个掌子跳起来，维囊（维语跳舞）脱哩，人都手乱拍脱哩，越跳症候越大，把一个脚爹起来，拿第二个脚尖转了几个磨磨儿，可把两个腿换的往前炮的，往倒蹲的跳哩，之后把脚尖子指给西拉子哩。西拉子就连公鸡上架的一样，斜斜子出来哩。把两个胳膊操住，搁到腔子上，拿脚后跟稳稳地往前走，往倒哩可一蹲，可转哩几个转子，收口儿把两个手卡到腰里，拿脚尖儿扎哩两个弯子，跑到阿舍尔跟前，头点了下。……（阿舍尔）先在场子上走哩几步，之后把两个嫩绵绵的胳膊伸开，就像设虑的飞呢，把身体拿的稳稳儿的，就连小脚女人走路的一样，把指头捻的趴趴的，连一股风一样，维囊脱了。

这一段描写真令人叹服。阿尔布都对跳舞动作如此熟悉，用东干语能够表现的活灵活现，三个人的舞蹈动作都不一样，都描写得十分精彩，三个人不同的交接动作也跃然纸上。

从东干语法、词汇上看，东干书面语言的语料是东干语言研究的有力证据。如把字句，在以西北方言为主体的东干文中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汉语书面语言。但是，高到什么程度？如何加以量化？我们可以以东干文《月牙儿》与老舍原作加以比较。老舍原作《月牙儿》把字句总共37，而东干译文把

字句多达334,后者是前者的9倍。这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词汇方面,东干文学是东干语言的艺术宝库。同时,从不同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东干语言的某些演变,如果将十四儿与十娃子的诗歌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十四儿诗歌中融入的汉语新词更多。阿尔布都小说中的“浪世太”(懒汉)、十四儿诗中的“茄皮后把儿”(紫色的晚上)、“只格谋”(只觉得,只想)等,都是我国学者东干语词汇中没有收入的。

所以,东干语研究不要绕过东干书面文学。

#### 四

东干语的主体是西北方言,有人估计俄语借词约占7%(卡里莫夫),阿拉伯语、法尔斯(波斯)语借词300多个(杨善新),这与宁夏回族语言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约380个大体接近。东干语中还有晚清语言的活化石(如帖子即钱、生活即笔等),同时,东干语也吸收了现代汉语中的某些新词,如“新闻”、“出版”、“汽车”等,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东干语中的逆序词,海峰统计了49对。这些逆序词,有的是中国古代用过,现在不用的,如“民人”;有的西北农民还用,如“菜蔬”等。而中国古代的逆序词,《左传》20、《庄子》34、《吕氏春秋》44、《韩非子》132、《史记》142、《汉书》294、《论衡》378,而中古时期数量更多,逆序词为1415对。<sup>[1]</sup>

同东干书面文学语言相比,东干民间文学语言具有哪些特点?东干民间文学中的语言,有其独特性:第一,东干书面文学如小说中俄语借词经常可以遇到,如哈桑诺夫小说《没有吃过辣子的主席》中俄语借词(含重复出现的)共76处,译成汉字计算,共198字,全篇3000字左右,俄语借词占6.6%,而阿尔布都小说《没认得》,俄语借词占4%。十娃子诗歌俄语借词更少。可是东干民间文学无论故事、口歌口溜、民歌,借词很少。新民歌唱的是东干人在中亚的生活,有俄语借词,如卡欧霍子(集体农庄)等,而代代相传的口歌口溜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俄语借词。东干旧民间文学,从语言上看,是纯粹的西北方言。在这一点上,东干民间文学语言同东干书面文学语言是不同的。东干书面文学中,除了明显的俄语借词外,有些思维也受俄语影响,如十四儿诗歌中,写到时间,多次出现的一个动词是“飞”,甚至连他诗歌集的书名也用《夏天这就飞过了》。汉语很少说时间飞走了,“飞”是典型的俄语用法。即此一端,可以证明俄语对东干

文学语言的许多隐形影响。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去发现。

第二,东干书面文学,反映了东干人在中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特点,如阿尔布都《没认得》中汽车与автобус并用,交替出现。汽车是现代汉语新词,автобус是俄语借词。但是,在东干民间口传文学中,找不到这样的例证。而东干民间文学的语言则留有晚清及更早语言的活化石,基本上是定型的,其中也几乎找不到现代汉语的词汇。因此,无论东干民间文学,还是东干作家的书面文学,都是我们研究东干语言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 五

东干民间文学以口歌口溜为例。

从概念上说,有的研究者往往误解了口歌口溜的内涵。不少人望文生义,把口溜解释为顺口溜。把口歌转写为口格。东干人的本意,口歌是пословица,即谚语;口溜的俄语对应词为поговорка,即俗语。口歌口溜,在东干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干报头语的“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就是口歌,即谚语。口歌在阿尔布都的小说中引用不少,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现在读到的两个口歌口溜的版本:1984年尤苏波夫收集出版的和1998年拉阿洪诺夫收集印刷的。其数量大约各收1500余条,汇集了东干口歌口溜的精华。可以整合这两个版本,同时补充一些未收的,使其更完善。如阿尔布都小说中的“富尔玛尼旦遇上,枪炮都退不掉”,太生动了,而且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但是,这两个集子都未收。极个别口歌口溜也有误传的。口歌口溜是最纯粹的西北方言,爱莎称之为“亲娘语言”。

从语音上看,有的口歌口溜保留了最古老的语音。试举一例,“有师父的徒弟考状元呢”。这里“徒弟”的“弟”发音不是普通话dì,而是tì。汉代的权威字典《说文》:弟,特计切,发音是tì。东干语鞋,发音hai,普通话是xie。这些例子证明口歌口溜中保留了中古发音。

口歌口溜中也有极少较文的,如“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所以文,是因为没有发生变异。也有将中国较文的谚语加以口语化的变异,如东干口溜“出去的言语,白马(有主张写成百马)都追不上”(说出的话,无法收回来)。而这个口溜的本源是较文的中国谚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以上都是口歌口溜中语言的几种现象。



## 六

关于东干民间文学的汉语转写问题。对不懂东干文的中国读者和海外汉学家来说，东干文的直译转写是必要的。从版本看，目前大体上主要有三类版本：东干文版、俄文版、汉文版。俄文版《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曾产生了较大影响，故事的情节结构、意义都是可读的。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东干语的原汁原味已经荡然无存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看，东干文版是不可取代的。最早，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转写了若干东干民歌，近年来，林涛、海峰的东干文汉语转写较多，常文昌、惠继东、常立霓也转写了部分东干文学作品。但是，汉语转写，问题不少。奥斯陆东干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上，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对转写具有借鉴意义的意见。

汉语转写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一是扩大读者面，同时又是对东干文意义的汉字定位与阐释。汉字失传，东干人对有的字的含义不甚了了。十娃子的《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许多解释同中国古籍接近，令人惊叹！如“五谷”解释很好。但“八字胡”解释为“一把子胡子”，就不对了。“八哥”作鸟儿解释，八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鸽”是鸽子一类的鸟儿。“八哥”的原意，因其羽翼有白斑，飞起来呈现八字，此鸟经训练，能学人说话，故称八哥。可见，通过转写更明确了东干拼音文字的汉字含义。

关于直译转写，我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音义一致。有的方言字，没有对应的汉字，如把纸贴到墙上，东干话叫bia到墙上，这个bia，汉字写不出来。口歌“有气的风匣，不在piata”，piata是模拟声音的象声词，汉字写不出来。类似字词如何处理？陕西人创造了一个“biangbiang”面的biang字，笔画超过60画。创造方言字不是好办法，那样汉字会增加多少？还有，只顾及音，本字就不对了（如懒觉写成浪觉，我写成俄）。这需要讨论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原则。

二是汉字文读与白读问题。东干口歌：“东虹下雨，西虹晴，南虹出来发白云。”“虹”字文读即书面语言都读hong，而东干语却读gang，这是白读，没有任何一个同音字可以取代。在转写中，本字还是写虹好，注明发音gang，这样语言学家和普通读者都能领略原汁原味的东干话。而东干陕西谚语“东虹日头，西虹雨，南虹出来下大白雨。”这里，虹读jiang。而甘肃镇原县也读jiang。东干话中有的字，本字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了。如口溜：

“十个羊里头有一个can羊呢，十个人里头有一个can人呢。”Can字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有人考证其本字在古代文献中有，是牛字旁一个寿字。《说文》切音tao，释义，牛羊无子也。《广韵》切音chai。这个字，西北方言中有，如can婆，就是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转写还要辨析褒义与贬义之分。东干语是褒义的，汉字也应该用褒义；反之，东干语是贬义的，汉字也应该用贬义。以夜莺为例，这是东干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特有诗歌意象，但东干人不叫夜莺，叫五更翅。五更翅寄托了东干人美好的思想感情，尤其是思乡之情，诗人尽情歌颂它。可是，有研究者不管褒贬意义，将它写成五更鸱，西北如甘肃陇东人所说的鸱鸒比猫头鹰小，民间认为是不祥之鸟，它昼伏夜出，夜间啼叫令人毛骨悚然。民间谚语说，狼猴（猫头鹰）叫老，鸱鸒叫小。前者啼叫死老人，后者啼叫死小孩。因此，将五更翅转写成五更鸱，一般读者难以接受。

可见，东干文的直译转写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大家制定一些共同原则。

## 七

最后，我提出东干文学研究的一个方法，即与中国文化互补互证的方法。这里，仅以民间文学为例。东干民歌、民间故事、口歌口溜，许多文本都可以和中国的互补互证。以短小精炼的口歌为例，如东干人说“一坎土馒（砍土馒）挖不下个井”，中国有“一锄头挖不出一口井”。意思相近，但是，东干人的砍土馒却是中亚及新疆人的工具。又如东干人说：“羊肉膻气牛肉顽，想吃个鸡肉没有钱。”而中国汉族谚语则是：“羊肉膻气牛肉顽，想吃个猪肉没有钱。”显然，东干口歌体现了穆斯林的文化特点。东干口歌的两个版本都收了这样一条谚语：“沙枣花儿呛鼻子，收哩谷子种糜子。”从糜谷生长季节看，是不对的，可以以西北农谚“杨花gang（飞扬），糜谷漾（播撒）”互证。口歌口溜的释义问题，它的含义是什么，不像故事和民歌那样显豁，也需要与中国文化互补互证。如东干谚语汉语误译为：“雀儿上万，一落一滩。”原文最后一个字拼音是dan。它的本义是什么？我小时候听我的哥哥说：“麻雀上万，一落一石。”上万只麻雀落下来，能吃一石粮食。中国容器度量单位，十升一斗，十斗一石，一石250公斤。又如，有译者将东干民间故事题目转写为《外面光，里面空》。对照东干原文应是“外面光，里面糠”。而中国有

“驴粪蛋，外面光”，可证里面糠是对的。外国汉学家的汉译东干文较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她的有些直译转写特别好，如“女寡妇”与“男寡夫”的汉字转写很得当，其开拓性的直译转写，功不可没。但个别地方，与中国文化互证，就发现译文的问题了。试举国外学者译文两例：民歌《王哥儿放羊》中状写王哥的情妹妹，有一句汉译为“三寸打的金链格哉哉”，正确的译文应是“三寸大的金莲格哉哉”。这里不是打制的三寸金链，而是形容旧时缠过脚的小脚女人走路的样子。旧时妇女最小的脚叫“三寸金莲”，四寸的叫“银莲”，超过四寸叫铁莲。这样翻译，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出来了。又如译文“六月里五伏天，王哥儿放羊荒草滩。”中国人把最热的天气叫伏天，分为三伏，而没有五伏。原来东干话把“入”叫wu，农历六月入伏。可见，东干文学的直译转写，和中国文化互证是必要的。阅读东干文学

作品遇到某些疑难之处，常常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到答案；反过来，中国文化中某些失传的东西，有时在东干文学中还鲜活的存在着。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同时又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研究方法。

挪威学者何莫邪教授说：“东干研究门槛很高，对专业要求近乎苛刻。”<sup>[2]</sup>确实如此。希望各国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发挥各自的优势，通力合作，将东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 参考文献：

- [1] 张巍.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97.
- [2] 何莫邪.东干语调查研究·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4.

〔责任编辑 安建军〕

## A Summary Research On Donggan Literature Language

Chang Wench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features of Donggan literary is that its literary language is Chinese northwest dialects. This paper study Donggan alphabetic writing, writte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of folk literature, finding out that Chinese modern vernacular literature, which is highly respecte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Donggan colloquial literature due to the disparity between its literary language and colloquial speech.

**Key words:** Donggan Literature; Language; Colloquialization